

黛安·科伊尔 著

无重的世界

管理数字化经济的策略

Diane Coy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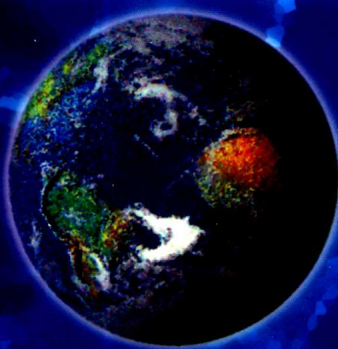
the
WEIGHTLESS

东方编译所译丛

罗汉方燕陆从珍译

WORLD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the Digital
Economy



黛安·科伊尔 著

无重的世界

管理数字化经济的策略

Diane Coyle

the
weightless

WEIGHT

东方编译所译丛

罗汉方燕陆从珍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WORLD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the Digital
Economy

责任编辑 屠玮涓
美术编辑 王晓阳

· 东方编译所译丛 ·

无重的世界

——管理数字化经济的策略

黛安·科伊尔 著

罗汉 方燕 陆从珍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8-03182-7/F·633

定价 17.80 元

《无重的世界》是描绘因数字化浪潮冲击、全球化和老式证券消亡而变得面目全非的世界的第一部专著。然而我们的职业、商业和政府在这一无重的世界里将会有什么实际的变化呢？——在这一世界里，比特是唯一的货币，而塑造我们生活的商品（全球金融交易、电脑信息和自动控制领域的商业）实际上并无重量。

这些基本的经济趋势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遇，数字化技术和全球化商业的巨大推力为人类创新和经济繁荣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无重的世界》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引起个人和政府的共鸣，来迎接非物质化的时代。

“对于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和

技术因素,这本书作了棱角分明而又富于洞察力的评述。作者所解构的那些变化仅在百年左右发生一次:许多人说,活在当代是多么令人兴奋。黛安·科伊尔以深思的、明智的逻辑思路代替了许多空洞的神话。这本书合理地融合了确凿的证据,作者的判断,以及谨慎的推测——没有哗众取宠之处!这一点使得这本书成为人们真正阅读和思索的畅销书。我并不赞同书中的所有论点——它也不会久居于我的书架之上;但我会从中寻找真知灼见,与之争辩,推荐给他人,以改变他们的观念。”

丹尼·奎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The Weightless World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opyright ©1997 by Diane Coyl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 Capstone Publishing Limited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目 录

引 言.....	(1)
鸣 谢	(20)
1. 无重的世界	(22)
2. 所有的工作都到哪儿去了?	(56)
3. 无重的工作	(73)
4. 帮助底层人民	(105)
5. 对灵活的恐惧	(140)
6. 福利的终结	(185)
7. 国家的老龄化	(218)
8. 全球主义和言过其实	(243)
9.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城市	(274)
10. 重新设计政府	(298)

引 言

在试图总结归纳 20 世纪特征的历史学家眼中,千年盛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描述:一个世界大战的时代,一个环境恶化的时代,一个持续的技术革命的时代。但是如果他们有一种经济的或乐观的倾向,他们看到的未来将会是一个人类空前繁荣的世纪。确实,对这种人类繁荣的分享是不公平的,几乎所有增加的财富都被少于 30 个国家所享用,但这仍然是一个有着令人震惊的经济进步的一百年。

工业化国家在本世纪末比一百年前富有了约 20 倍,它们的大多数居民都过着让他们的祖父母觉得奢侈得不可想象的生活。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发达经济的产出大约和 19 世纪末经济的产出一样重,而后者价值只有前者的 1/20。

美国表演艺术家劳利·安德森推出了一部新片,名叫《黑暗的速度》。她把这部片子描述成对技术的一

种悲观的看法。她这样解释道：“人们曾经想要更大的车和更大的办公室，现在他们则想要更小的东西。关于小的审美观点相当有趣，如最小的芯片、最小的表或汽车电话。”¹对小型化的渴望是无重的世界的特征。

第一个用世界的日益无重性来描述经济特征的荣誉应归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先生也许是因为说过这样一句话而大出风头：“如果我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了，那么你们肯定已经误解我了。”这是一个银行家的讽刺。在1996年10月的一个个性鲜明的演讲中，他指出，经济产出过去是由大的实物性的东西组成，如钢、大型汽车、笨重的木质家具等等。在过去的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技术的和经济的变化意味着我们生产小得多的东西：晶体管而不是真空管，光纤或卫星传播而不是铜线，塑料而不是金属，材料改变了，小型化渗透到各行各业，成了普遍的现象。格林斯潘先生这样说道：“尽管当前经济产出的重量也许仅比半个世纪前高一点点，但是调整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值则增加了三倍多。”²事实上，经济产出的重量可能比20世纪初高不了多少。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估计，1990年到1996年期间美国一美元出口的平均重量减少了一半，该组织认为，到90年代中期，它的成员国中有一半国家的国民产出都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

美联储主席在此仅强调了小型化和新材料的使用在使得相同价值的实物产出变得更轻的过程中的作

用。他本应将与服务业相对的制造业的扩张也加进去，即本应考虑到所有发达国家已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实物产出上，而是转向新的领域。新的领域不仅包括知识经济，比如管理咨询、音乐行业等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的服务行业的增长，还包括低技术含量的服务行业，如快餐店。

尽管有些推动无重化的技术飞跃并不都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们在经济中的体现都是全新的——企业界对新技术的应用花了四十年时间。这种变化需要有设计和组织上的进步作为前提条件。例如，新建筑要比50年代相同建筑面积的建筑更轻，这归功于建筑和工程设计的进步、组织机制的变化，以及经改造的材料的使用，计算机工作站对重型机械和家具的替代，或是轻的光纤对重的电线的替代。开放式设计的办公室只需更少的隔离墙，而桌用电器的热门意味着更少的家具。

对我来说，新技术在整个经济中最终得到彻底的采用可以由这样一个今天已广为人知的事实来证明，那就是一张音乐贺卡中的微型芯片所蕴含的计算机能力要比1945年整个地球所拥有的计算机能力还要多。

电气化之后是计算机化。深刻的技术变革通常都会导致经济的剧变。过去它通常还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不幸的是，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才能有所收获。格林斯潘在他的演讲中说道：“我们所生产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以及我们生产方式的剧变，每世

纪至多发生一至两次。”

他接下去探讨了这种失重的经济增长对于衡量价格和生产力的含义,因为这两者对一个肩负保持低通胀和高就业率重任的中央银行行长来说有着特殊意义。对这两者的定义和衡量都变得更为复杂。

然而,作为一系列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的象征,无重性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如同一切技术进步一样,它和其他根本变化相互作用,如人口和社会的变化趋势,以及政治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我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缺乏保障的时代。我们来看看关于现代工业化世界的一些事实吧。

在欧洲大陆的一半国家,有超过 1/10 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在另一半,失业率较低,但却存在着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人们对工作更不满意。其结果是贫穷、精神压力、社会关系紧张以及政治混乱。

同时,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正迅速老化。经预测,国际经合组织中发达国家 60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平均将从 1990 年的低于 1/5 升到 2030 年的 1/3。其综合效果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福利制度施加无法承受的压力。总人口中不断缩减的纳税人口(处于劳动年龄且有工作的人口)将不再愿意承担税赋。

可以预见的是,政治家的第一反应是借钱来填补空缺。70 年代末以来迅速增长的政府借款造就了国际

金融市场，它像一个由自己创造而反过来毁灭自己的恶魔，其权力大到能摆布国家政府的程度。

无重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考察。技术的每一次进步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业结构重组，而后者正是失业率上升、不平等程度加深的基础。如果劳动法和其他法规使得经济难以作出调整，那就会出现夕阳产业中失业率的上升，以及新就业机会制造能力的下降。如果经济管制比较宽松，例如美国或香港，这种调整就表现为不同种类的工作和专有技术价格的更大幅度的变动。

无重性还可以通过福利制度的危机以及政府已不再能为我们做更多事这种感觉而得以体现。对政府信心的丧失部分应归咎于冷战的结束——如果已不存在罪恶的帝国了，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现代化国家的安全装备？此外，越来越无重的经济中，联系生产和地点、经济和国家的纽带正在断裂。

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大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的生产分割到几个国家来完成。资本可以随心所欲，不用考虑国家边界。无重的产出也是非物质性的。令人迷惑的是，它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比如观看电视中播放的影片，影片拍摄是在一个地方，转播装置在另一个地方，电视机在你家里，但这部影片的经济价值并不在以上任何地方存在。事实上，真正有价值的是那种不可触摸的交流行为。

同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者位于不同的城

市,但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一切价值却体现在通过光纤和卫星进行传送的数据字节上。金融市场是无重经济的先锋,它们存在于电子空间中。

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一种无助的状态——这是滋养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如果政府不能给予它的人民更多的帮助,如果人民认为自己无力为自己做更多的事,那么一个外表可信并声称能轻而易举解决这些问题的领导人就会显得很有吸引力。幸运的是,至今为止有着老练的选民的西方民主制度基本上还没有体现出类似的特征。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是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个人,而不是组织起来的实体——如公司或政府——被要求承担日常生活中的经济风险。

其结果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躁不安和缺乏安全感的时代,而不是像一些思想家所判断的,处于一个心满意足的文化氛围中。仅仅一小部分人能在这种没有终生职业和安全疆界的时代根本不用担心如何保证他们未来的安全感。为了重塑一种进步的感觉,人们必须有能力控制风险,并对自己的发展负责。

这一切显然都需要从教育入手——更好更多的教育,更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无重世界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是人的创造力和智慧。现在大多数政治家都口头承诺要促进教育,但很少有人履行诺言,他们中很少有人明白教育绝不仅仅意味着往年轻人的头脑中塞进更

多更好的信息。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经济中最根本的不平等现象。英国杰出的无党派实业家约翰·哈维琼斯曾对该国基本经济失误作了如下分析：

我们的人民一生中始终被告知，你们什么也做不了，而且他们也相信确实是这样。这是不对的。你们只要看看那些被这个国家遗弃的人，看看他们自学弹吉他或使用计算机的能力，看看他们在这个体制外做许许多多事情的能力。把他们放进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不争取胜利、不努力提高反而成了明智的行为。³

他的药方：文化革命。“教育”是改变观念，鼓励创造性和热情以及向学生头脑中灌入更多信息的捷径。

除了开发本国的人力资源，政府还必须在法律和税收体制中引入更多的灵活性，以便和现代人所要求的越来越大的灵活性相适应。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没有人现在还指望一个终生工作，而且知道我们将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或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甚至移民，税收机构就不应该因此而惩罚我们。我们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权利就应该和我们一样富有机动性。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能提供一种有着足够机动性的体制，没有一个将其福利体制进行现代化以应付变化了的需求和风险。

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还对在潜在的就业增长领域

创造工作机会持不鼓励态度。这就意味着“灰色”或非法经济通常是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调查显示,即使是最小规模灰色经济,如在法国和德国,也占官方经济规模的1/6。在意大利等国,这个比例上升至1/2。有时这是因为额外的税收使得创造一个“官方”的工作过于昂贵。总有太多的官样文章。如果政府清楚哪些领域可能创造就业机会的话,这样做也许还有些道理。但无重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必须放弃。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其他方面。政府将会向城市一级放权,这是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在可预见的将来,管理无重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的缺乏。地方政治家对经济现状的了解会比国家领导人通过官方统计和调查所了解到的多得多。

经济学专家才刚刚开始研究失重的特性。失重使得大部分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过时。其关键是非物质化。我们经济中的价值——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愿意花钱购买——有着越来越少的物理质量。不论它是软件编码、基因编码、一部影片或一段音乐中的创造性内容,一副太阳镜的设计,一个保安人员的警觉性或是一位商店售货员的帮助,价值都不再存在于空间中的三维构体中。我们会花钱购买娱乐、式样、便利、速度、创

造性和美观——然而对于某样具体的东西、商品，我们就会变成吝啬鬼，只想买最便宜的东西。我们会买一件澳门地区或摩洛哥生产的廉价 T 恤，也会花上 20 或 50 倍于此的价钱买一套新款时装。

非物质化产出的一个特征是，它被一个人使用并不妨碍它被别人同时使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丹尼·奎是无重经济学的先驱。他把这种特征称为“无限膨胀性”。这就是布拉德·科克斯在 1994 年《有线》杂志中所指的“过度销售”，也就是该杂志乐观主义的物质丰富哲学的基石。

我现在正在用一个 Claris 程序来写这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别人能同时应用这套软件，没有人能在我穿着我的阿格尼斯 B 型羊毛衫的同时也穿着它，有数不清的人能同时穿同一种款式的衣服。这和传统的稀缺经济学背道而驰。价值过去是由稀缺性决定的。现在没有人清楚该如何给无重的产品定价。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全球性品牌和设计者标识的价值。它解释了为什么在传媒和知识产权行业的定价权力上存在着这样的纷争：如果将一个电视节目传送给另外 100 万人，或通过互网络拷贝一个计算机程序，或仿造一种时装设计，事实上并不耗费什么成本，那么这时究竟该如何对此收费？在思想、观念的极大丰富面前，沉闷的科学显得有点无能为力。

本书第一章更详细地探讨了无重的概念，如：它是

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后面各章转向探讨无重的经济学含义。首先是被大多数人认为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失业。第二章描述了不同工业化国家中失业的类型，揭示了失业的潜在原因，驳斥了认为通过限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或增加政府在增加就业上的支出就能轻易解决失业问题的观点。老式的左翼和人民党右翼所持的流行的孤立主义观点完全是文不对题。技术是大量失业的原因，但也是增加新就业机会的希望所在。政府应改变其政策以迎接和利用这种变化。

再下一章考察了现代经济能在哪些领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当前工业结构已经不可改变地从制造业和一些传统的服务业发生了转移，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银行业也出现了大量的冗员。该章探讨了需求可能发生巨大增长的社会经济部门，或称“第三产业”的发展前景，讨论了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来鼓励其发展。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社会经济仍受着过度管制，被种种无益的限制重重包围。这种社会往往有利于非法或地下经济的活跃。

紧接着的是对无重的成本的更广泛的评估，即其所导致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变革的重压不仅落在失业者的身上，也落在就业者的身上。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对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危险以及剧变的成本分摊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比20年前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一小部分人得到了更大的回报。